



“文化翻译官”袁梦： 故纸堆里“请”出来有巢氏

明媚如她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芙蕖出碧波。巧思如她，画得有巢方卓然，文博会上惊四筵。执着如她，构木为巢初起意，一见倾心十五年。



袁梦和她设计的有巢氏文创



有巢氏IP形象



柿蒂纹创意作品

有巢氏“等”了我二十多年

初见她，便觉她是一个春天般明媚的女子，她喜欢做美甲，把美美的春天色彩，涂抹在指尖上；她喜欢玩拼豆，认真而俏皮地把拼豆的造型这里改改，那里改改，一下比模板上灵动了许多。这样一个时尚娇俏的女子，已深耕传统文化15年，尤其是研究有巢氏文化。15年，她说自己只做了“翻译”一件事——把有巢氏从故纸堆里“请”出来，让年轻人能看见、能喜欢、能带走。

她叫袁梦，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。

在巢湖洗耳池边长大的袁梦，周末常和家人去卧牛山公园玩，那时她并不清楚“巢”这个字的重量，也不懂始祖的贡献。当真正读懂《韩非子》里“构木为巢”那四个字，已经研了一。“与其说我选择了有巢氏，不如说有巢氏‘等’了我二十多年。”袁梦说。

为研究有巢氏，多年来，袁梦和博士生导师、师弟师妹、学生们一起，去凌家滩遗址、有巢氏公园、巢山、

巢湖博物馆等处。同时，她多次参加学术会议，撰写相关的论文、专著。不过，她总觉得前辈们对有巢氏的研究没被更多人知晓，非常可惜。想到自己是艺术设计专业的老师，更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，有着强烈的“破译”使命和契机。这次文博会上文创大赛，无疑点燃了火种。

今年5月，有巢氏原创IP形象从全国300多件作品中杀出重围，在中国（深圳）国际文博会上——一举夺魁，包揽文化、市场、人气三个维度的奖项。当有巢氏IP形象手持木构、身披兽皮、佩戴坚果和青梅亮相大屏时，袁梦脑海里闪过的，是走过的一处处遗址；是翻烂的一本本文献；是为有巢氏文化作出贡献的前辈们；是教学中与学生探索有巢氏文化的所有作业和毕业设计。不由得眼眶发热：不是因为拿奖，而是因为那个七千年前的老祖宗，终于被更多人看见了。

每一笔创作都必须是人温度

关于有巢氏的设计，袁梦已不是第一次做了。如何通过最新科技手段，让有巢氏文化更接地气更时尚地传承，这是袁梦的夙愿。从2012年工作开始，每届学生都在袁梦的课程中对有巢氏文化有所了解，以课程作业、毕业设计、参赛作品等形式进行形态转换。

这次获奖的有巢氏IP形象，说起来有点“叛逆”——这个作品在草图设计阶段没用任何“AIGC”。不是技术不好，而是始祖形象关乎文化尊严，AI或许可以加快速度，但有巢氏IP的创作每一笔，都必须是人判断、人的敬畏、人的温度。这些，都是AI无法满足的。

譬如：冠饰灵感源于合肥市鸟“灰喜鹊”和诸多典籍中构巢仿生源起的“鸟巢”形态，肩膀上的纹身图案源于凌家滩出土的玉鹰；手中木构的弧度，参考了遗址里碳化的木痕；耳坠和项圈源于有巢氏始创素食的对象——坚

果、青梅；腰间的蓝色水纹图案源于传统纹样和巢湖地域特征的结合；皮草服饰也是参考有巢氏的贡献。

不仅仅是有巢氏IP形象设计，去年设计的“匠小星”IP形象，在上海《华礼展·中国吉祥物暨在地文创IP萌趣大赛》年中赛斩获“最佳人气奖”，并晋级2025年终总决赛。而“匠小星”的创意灵感也是来源于有巢氏。袁梦将有巢氏“构木为巢”的智慧转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形象，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交织共生，使“匠小星”成为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使者。

2018年，袁梦和父母受新疆文联的邀请，在五家渠办了“梦境西域”书画作品联展，通过书画艺术讴歌巢湖历史，描写古巢风光，同时表达文化援疆的心愿。三人展示了共同的内在价值所求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。

把有巢氏写进教材

上研一时，袁梦编写了《有巢氏》，这是一本给中小学生的地域人文读本。工作的第一年，在撰写的《动画剧本创作与分镜头设计》等全国规划教材中，她列举了很多自己创作的关于有巢氏文化的案例。读博期间，编写了《有巢氏文化中的设计美学》，把有巢氏文化中的史学与美学层面进行提炼和分析，并与所教授的课程《设计美学》进行了结合。

去年，袁梦编写的高校教材《主题文化全案设计实战教程》，里面亦有不少关于有巢氏文化的案例。同年，袁梦主讲了30多场有巢氏文化进校园、进社区活动。今年一本有巢氏的科普读物，将以喜闻乐道的方式问世。此外，还有一项著作权登记，她将发生在巢湖的成语典故进行提炼，撰写了系列动画剧本《成语里的巢湖》。

作为一名年轻的硕导，袁梦已带了7届研究生。在接受他们做学生之前，不是先和他们聊作品，而是让他

们畅聊家乡的文化，给他们发一张安徽文化地图，每人选一个地方待几天，再回来谈谈读研三年的规划和创作计划。

在教学过程中，难免遇到关于AI的话题，对于学生的疑问“AI什么都能画了，为什么还要实地考察、翻资料、挖文化”，袁梦不止一次拿有巢氏举例：“AI能画出一万种有巢氏，但它不知道哪种‘对’。知道‘对’的那个人，至少站过那片土地。”

设计要根系传统，枝向未来。所以，她的课上不谈风格、不谈流派，对学生有三个要求：脚上要沾泥，立足本土不是选修课，是必修课；眼里要有人，设计不是艺术，不是自嗨，一定要重视具体对象的体验；心里要有数，AIGC可以替代你的手，但替代不了你的脚，更替代不了你对一片土地的情感。“未来最稀缺的，不是会用AI的设计师，是知道文化的根在哪里，该往哪里去的设计师。”袁梦说。

设计是一种“翻译”

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纹样、故事、手工艺，像一种等待破译的古代密码。设计师要干的活，就是把这些密码翻译成当代人看得懂、愿意用、想传播的东西。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从“被阅读”变成“可对话”“可参与”——这件事有意思。

而袁梦对自己的定位，是一个“文化翻译官”，一直尝试让自己的设计作品验证理论，让有巢氏等文化，从文献走进生活；一直坚持用教育工作传承火种，带着学生用脚丈量土地，用心设计未来。在AIGC时代，她给自己定了一条底线：机器负责“生成”，人负责“判断”；机器负责“速度”，人负责“方向”。

尤其是研究设计有巢氏，她想表达的是：

一是安徽的文化底气——中华文明不是从故宫开始的，而是从一根树枝、一个鸟巢、一个想为族人遮风

挡雨的人开始。有巢氏就是凭借双手最早创新的那个人。他不只是安徽的有巢氏，更是中华文明的曙光。

二是文化自信的根本——我们每个人心里，其实都住着一个想为别人撑起一片屋檐的“有巢氏”。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，才知道往哪里去。

三是文化需要“翻译”——把古老符号转成当代语言，让这束光照进今天，是每个传承者的使命和责任。

“我可能成不了大师。但如果有人因为我的设计，回头多看了一眼自己的文化——我就没白干。”袁梦说。

（袁梦：博士，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华有巢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。）

文字：殷艳萍 图片：张倩莹 据《安徽画报》